



古今人物論第六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秦始皇

司馬遷 漢

秦之先柏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  
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番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  
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  
言之也

秦論

班固 漢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兼并  
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距  
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  
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  
得嗣冠玉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  
恍惚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慮却顧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滑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  
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閔中真人翔霸上素車纓組奉其符  
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擁魚爛不

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中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  
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旦之孤誤哉俗  
傳始皇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  
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鄣春炆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評 此贊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遂摘遷短而著論如此語  
高古絕甚不類孟堅他諸作

秦始皇論

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王

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皆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

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王雖愚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監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絀其

物論  
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評

論駁極工

過秦論

楊慎明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閔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

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閔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閔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劔之一决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涓更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

後授晉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 可與賈生論並駕

坑儒

賈至唐

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麀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篲芟群雄如寸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

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官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評 推秦焚書之意尤奇

盧生

王世貞明

盧生等相就坑搏膺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叱曰嗟生惡無罪主上旣以焚孔子而召諸儒生乃倍

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  
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靡膏血而奉  
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吏如决派退有後言死者而  
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  
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評 盧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豈盡盧生耶

坑儒 銘

司空圖 唐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

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評 坑儒坑秦萬世痛快

由余

蘇洵 宋

非坑儒坑秦而  
皆曰坑也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  
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賢取焉賤而賤取焉是  
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  
郡國而不以爲耻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  
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  
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  
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  
也而舉二盜焉穆王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  
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嘗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趙高

蘇軾 宋

物論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  
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  
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  
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  
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自漢高皆英主亦湛於趙高  
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黨重腐之餘何能爲及其  
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  
皇漢宣者

評 明宦官之禍重爲後世戒 真金鑑也

李斯

司馬遷 漢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  
爲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闕  
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  
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

蘇軾宋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  
典以夷三族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  
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鞅堯舜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  
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  
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  
其僞爲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天以平易爲心忠恕爲政則上易知而  
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  
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  
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  
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  
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  
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  
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

果於殺者

包丘子

張之象明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蓋隱於包丘之下故稱包丘子云始時嘗受學於趙人荀卿所與上蔡李斯同師李斯自以不及包丘子包丘子家貧甕牖蒿廬樂志勵節布褐不完菽食不飽嘗締蕭以自給不受贍遺里中豪者子或非詆之不爲改色李斯將入秦顧謂包丘子曰斯聞之得時者昌失時者殃今天下鬪爭客者主事子當是之時而懷璧退隱不求世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駒隙何乃自苦乎包丘子默不應鼓琴不輟斯逡巡而退有愧容既

而李斯西入秦事始皇帝遂立功名日益以顯賢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爲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煥赫當時無兩於是包丘子遺書風之曰蓋聞物禁太盛鬼闕高明鄙語云惑者知返迷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足下位崇尹望名巨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鷓雛不耻卑棲知所遠害也靈虬不耻汚泥知所避患也願子三復計之李斯不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仰天嘆曰吾早從包丘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祖卽位雅聞包丘子賢徵爲太子師固辭不拜將妻子逃去入

大滌山採藥以壽終其所著書曰包丘子言養生之事甚具有  
子三人頗脩其先行俱爲巨儒亦不願仕外史氏曰語有之鐸  
以聲自穴膏以明自焚以故無赫赫之勢者亦無戚戚之憂李  
斯起閭閻千萬乘卒成帝業非不尊遂矣而懷祿耽寵不知變  
計及旣陷大戮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已晚乎包丘子隱居  
韜器蕭然世表如在孔門雖季次原憲之賢亦不是過矣卽漢  
之錄隱節者首言四皓然四皓暮齒猶爲漢太子一屈而包丘  
子性在丘壑沒世不返又曷可同日而語哉嘗觀古逸民俱多  
不具于篇余是以表而著之

評 包丘子奇士哉非藉張公鮮識其人

擬答李斯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  
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爲二世答書  
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  
瑣之行而捐乎赫赫者也朕甚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  
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書焚  
之夫詩書何惡于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知識聞此事  
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旣與  
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  
行喪未發輒廢擅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

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爲朕則得矣如先  
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  
是異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  
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  
侍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  
夷內外騷動丞相弗止也旣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  
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見主之得意勦爲已有  
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瓊瑣之迹而輕  
乎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  
調燮陰陽輯和其人民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  
臣未久關中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  
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剗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  
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  
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

評 趙高最忌李斯果能以此書詰斯斯亦無辭以復

設扶蘇訟書

柯維騏

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爲始皇書齎上郡數  
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爲絕命書

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况國聽於君家聽於親  
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  
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  
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為  
直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惟此禍邪夫父子之愛不可解於  
心者也自非及德恃道之人孰不欲親享今名而身共享安寧  
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  
也臣雖愚闇竊聞斯意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  
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  
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踈之情異也嚮者

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  
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畧陳衷悃干冒威嚴不圖  
拂意見踈監兵上郡自離膝下於今三年瞻戀關庭儼若咫尺  
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從吏  
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辭殊不知川途險巇姦軌伺隙供億日  
繁民怨胥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變起蕭牆而荆棘生於朝  
也臣亦按往事取憎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繆公悔過自艾卒能  
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於陛下哉嗚乎詎意竟以此  
獲罪耶詔書云扶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  
頻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弗諒之

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  
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  
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  
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  
忠行孝不蒙省察而槩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臣誠有死而已夫後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  
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今生我何若是忍也若  
乃衛宣于伋寔由瀆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  
溺而甘心焉與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  
歟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  
不逮若人而讒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誠思之而詳  
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  
與收臣骸骨埋之鄜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  
棄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  
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二世子嬰

顧克明

高作秦崇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遵凶父  
之荼薦作昏德挈宇宙而鼎鑊之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  
六十室而七八驪山之卒未放而陳吳之徒奮其白挺徧袒大  
呼而天下從之如流水匹夫以爲湯武謫戍強於五霸秦人險

阻不守閼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而先人寸攘尺取之地復散爲六國爭先刺秦者如林似藪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畏也及王綱不紐天地瓦崩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而楚項沛劉直搗關外當是之時上有肆志廣欲之王下有指鹿爲馬之姦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而上不知迨閻樂作亂於望夷而戟者不許爲王不許爲侯不許與妻子爲黔首又不可得而二世爲攻秦之胡矣沛公蹈瑕候間掉臂入關粵蹈秦郊繼嬰軹道而項羽嘯兵西噪殺秦降王償其國而派其宗猶反覆手於須臾間容非爲後人嗤笑之資哉夫周自威烈而後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又介於七雄虓闕之隅

尚延延綿綿三十承孫八百祚年而六國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六合爲家峭函爲宮竟膏亡於瓦合之戍此何以故也蓋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六國如醉如夢不知所以自強秦惟自負其強而強用之其取亡之道均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蒙恬

司馬遷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工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脉哉

桃花源

李白唐

昔祖龍城古道嚴刑威煎熬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盡散寒  
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  
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  
而萬眾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  
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矣指鹿之儔連頸而  
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評

桃源避世言及非吾之意也

陳涉

賈誼漢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蓬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  
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  
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君鉏耰棘矜非鈇于鈞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嚮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較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  
年而譖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耳陳餘

司馬遷漢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懷王

陳垣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乎秦

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彖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

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  
軍縞素之豕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  
人矣懷王之立魯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  
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  
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  
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評 興漢亡楚重楚資漢謀論委婉又總歸之於天乃文章  
之妙者

義帝

何子墨春明

吾楚於春秋弗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齊晉諸

君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爲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玩  
弄齊晉所通笑者而民特憐之亦懷王故矣田氏代韓趙魏分  
齊晉非夫舊脉惟楚繇顛項遡鬻能而逮懷王其統未之奸也  
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嬴秦續呂得天下重無復仁義  
焉義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滅所以楚最  
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  
鄭人立楚後之言所以拳拳爲楚世將勸與懷王孫心復爲懷  
王從民所望義固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  
名乎義而心出於詳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弒於柳羽其時雖  
猶冒楚之稱已種不可姜虔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奸一無復仁

義天下負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於漢始嗚呼以涉而勢乃  
不長既帝之又弑之狐狸狐搢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  
義也羽弑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楚矣今  
羽之言以爲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論功伐爲哉顧此吾家  
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役至忿戕乎主擅  
主之家則凡伺吾奉主行事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  
嗚呼漢欲不興楚其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之計縞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夫嚮使其義帝  
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春秋  
桓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盱眙之都茅廟世楚吾家其不爲

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雖未叛楚與漢而義與不義已潛歸  
於此義與不義其爲興滅要如此哉春觀楚漢相距之際疑漢  
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許漢也隆準公新城發喪袒哭三日  
義兵加賊何所向而足誅而愛於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慨流涕  
之氣遣隨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者而擊楚之弑義帝者此不  
足爲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臨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未甚奮  
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興其義之未甚奮之過也吾惟深悲  
夫義帝故國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遂有慨劉項之事而反復  
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生存之時嘗爲帝矣作史者曾  
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爲人

牧羊不知何人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時不知其年方殺之之時不知其歛葬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之舉不知其有否也悲夫亡秦必楚楚最無罪秦亡楚帝楚之義涉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懷王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為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義楚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于本紀首偽楚於列傳於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槩略附注之劉項之事此吾既置劉項之事而反覆之所以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而重致辨乎偽逆嗚呼義動人心為人所憐楚人立廟延祀永年至于今日不亦宜乎

評 終始以義不義決楚漢興亡是大議論人之懷楚者義也而偽楚逆楚非義也且咎史氏之失此義感慨發憤讀之令人於邑

項羽

司馬遷

漢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齒裔邱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

蘇洵 宋

吾嘗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

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江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疆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於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遂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

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羨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項羽

戴大賓明

項羽烏江之厄果天乎抑人乎夫事出於人者有可圖而由於天者難爲力也揆之祥光朕兆彼蒼在漢非一朝矣自夫老嫗

哭蛇天下已屬赤帝子矣漢高艱闕原野履危涉險天固嘗渡之以立漢也使又渡羽漢幾何定論者以羽能勇而不能怯此但以人謀而不質天意也自吾觀之當時事勢蓋亦難矣羽獨何哉零丁逋逃魂魄已悲臨江仗劍天假以手保守江東自不得矣烏江亭長其如羽何羽亦柰沛公何此羽非能勇而不能怯特天渡漢而不渡羽也天意旣在漢而不在羽則又安得渡羽以敵漢哉昔自山鬼獻璧祖龍晏駕秦之天下始紛紛矣項羽以扛鼎之雄睥睨天下事將八千子弟順流而西與沛公並驅中原固欲次呂秦之後而爲天下君目中大無忌憚也方沛公謁羽鴻門范增難色當時雖無風濤之驚不啻烏江之險沛

公之命危矣項莊拔劍起舞幸有項伯戀戀故人意使沛公微服而去鴻門之險沛公渡之矣及羽驅馳兗許晚戰不利爲漢所追而流若烏江之濤時有亭長艤舡搖手以渡噭噭爲羽計是亦烏江之項伯也羽獨悲辭自阻略無東意竟以不渡而死噫沛公得渡鴻門項羽不渡烏江平生學劍反以自斃羽豈本心哉羽豈得已哉蓋天欲存周必不使一鶚二叔久於山東天欲興秀必不使黃牛白鶴老於隴蜀沛公持三尺劍於馬上主持漢祚天之子也項羽剛狠無道妄動甲兵爲沛公憂天之罪人也天旣罪之自不渡之以生逆天之儔安得與父天者同攷命終執况乎烏江一節關係非細羽不渡焉大事定矣漢無虞

矣亭長之計得行漢沒此逝矣以羽之咆哮智力兼以江東父  
兄子弟數千人問閭豪末養威蓄銳吾恐不測憑江之險卷土  
重來漢安得枕而卧乎漢其不為沼乎故羽走馬東城天意淒  
涼於一江巨浪滔天有以限其目秋風汨浪有以摧其心遂使  
老鶻絕舉翰之心狂犬無反噬之烈汎汎楊舟緋纜維之招招  
舟子人涉印否噫一葦可航英雄不楫西東永隔埋骨江頭昔  
日渡羽此江也今日葬羽此江也舟何罪哉江何心哉乃天罪  
其惡而奪其魄與一劔以促其亾也何也凡人之志氣顧天意  
何如耳苟使天在於與則人以大勇而吾之氣自壯縱長江天  
塹可以飛渡如爲天所厭非上帝耆之則此身已不可立天地  
間故一擯險阻吾之膽已寒志已餒矣雖濟我有物而咫尺千  
里招我有人而對面胡越江甞能渡事甞能濟耶且觀羽何人  
斯以爲柔懦不足以舉事與則力拔山兮氣蓋世此羽晚節之  
歌羽之壯懷猶故也以爲昏愚不足以舉事與則崎嶇歲月熟  
於櫓械變詐其中蓋可攷也又獨不思其言乎方羽東城戰敗  
之餘曰此天亾我非戰之罪羽亦援天舊矣及抵烏江觀其與  
亭長應酬數語羽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東無爲也欲付之  
無可柰何而甘爲烏江之鬼與衰荷敗葉相爲淪沒於蒼梧野  
水濱使天意未斬而羽也未必滿意於死幸有欲濟者號於江  
頭固宜貸舟一濟借一艇而東矣奚待彼之喃喃哉是則昔日



使羽渡江而西乃天假數年以爲炎漢之驅除也今秦命終矣  
遂誅此曹以定大統其旨縱之復東使滋蔓以爲漢患乎彼艤  
船之翁不過覩形迹以寬項氏耳一介雲鬟兩笠奚足以勝天  
渡頭肉眼安足以知上帝意哉論而至是則知事出於人者可  
以幹運而爲天所安排定者終不可奪者也如以烏江之險可  
怯而濟則事之在天者皆可以人力智巧而爲之矣是豈理哉  
噫萬里風雲感會芒碭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  
定人謀何爲

評 議論慷慨情致悽惋足爲烏江墮淚碑

項羽贊

王世貞

贊項羽言非  
他意亦天也

力拔山氣蓋世喑鳴發萬馬廢目重瞳劔如虹挺一奮僂守通  
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  
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酌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  
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滙此固天巧之嘿會  
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范增

蘇軾宋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  
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

之物論  
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  
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  
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  
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安能問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  
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  
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  
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  
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  
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  
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  
哉

范增

湛若水明

沛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  
曰必殺其所忌安知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夫當是之時

與項羽爭衡於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漢不可以兩立楚不滅漢漢必滅楚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勝之道有克敵之勢故不克敵者不足以爲兵不相勝者不足以爲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之欲擊沛公當歟日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歟日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會羽於鴻門羽許與沛公成而盟矣春秋譏要盟惡劫盟要盟不義也劫盟亦不義也是時羽與沛公酌卮酒爲好而擊之非劫盟而何夫不義莫大於劫盟劫盟而負不義於天下將何以自立乎夫霸者猶將假仁義而爲之絕仁與義吾未見其能霸也夫其弑義帝殺卿子王子嬰增不能諫猶將助暴焉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君子當以此病增

評 至論

亞父對

王世貞明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悒悒刺刺唇燥吻涸淫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獐猩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祓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卜師乃前卜師前跪曰下走愚不敢以天

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爲筴誰立亞父曰立懷  
王曰武信君敗於雍王也君侯柰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  
信君悞勿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  
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  
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  
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  
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  
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剗項刳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  
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  
王言之而衆又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

秦僂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  
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  
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  
君而皆以闔死夫諸侯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  
之能止都城之內外后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則孰非諸  
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與  
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  
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偕而  
死也我君王之入關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卿子敗敗而  
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

是漢先背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夫且為右焉雖然義帝江中之役其真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評 屢問屢對辨過蘇張至弑義帝卜之心則無遺論矣

補侯生說項羽

薛甲明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城獲太公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使辯士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舉大木

者呼耶許解埶格者擣禁扼賈誠知詩書腐儒耳臣請往侯生至楚見項王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敢弔大王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若何賀侯生曰大王聞博乎善博者藏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銳俟時以輕與大王角為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楚歸弱於漢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為賀項王曰若之何弔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能用人臣是以為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刃在前不救流矢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為恐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

急太公留之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遣陸賈至楚爲太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憤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至今猶以爲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名也漢王爲人不善用兵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俎上顧爲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烹耳如烹太公縞素之師復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爲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誠歸之恐漢輕我侯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今太公在楚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罷兵吾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爲平國君後卒背盟連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諺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漢事始終得之矣

評 是善說者令項王不得不聽

謝羽鴻門

唐順之明

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謀而不可徼一時之幸也謀之臧否人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漢之英主也其始也以懷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之以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侯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與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啗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關之計可行也其不能也雖金城千里彼且環而攻之敗可俟也守之何為者噫計亦左矣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為之

附會其說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柔制剛弱制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而借之以驕其志以奪其魄如唐祖之屈於李密是也帝之此舉正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其鋒甚銳也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戰不可守不可向不為鴻門之謝則坐以待斃也是故以鴻門之謝非其運籌決勝發而必中者也勢不得已也計出不得已非計之得也蓋曰茲役也幸而成也付諸天而已矣不幸而敗也付諸天而已矣獨奈何此嘗試之說也吾就其時觀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戮乎親如項伯能必其無懷二心乎亞夫之筭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

帝其殆矣方項莊之拔劍起舞也沛公之臣誰不爲之寒心乎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王之怒消亞父之計沮項伯之自二皆天也幸也嗚呼曰料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制敵之遠猷也九州之大城郭溝池之固苟可以圖王圖伯者豈必三秦樞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之初入關也其勢誠不足以抗羽曷若且捐關中以與之僻處一隅養威蓄銳先爲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啗唾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斃之大業可定也胡爲乎汲汲於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於鴻門未謝之前何乃言之於鴻門既謝之後辨之不早是故履危蹈險顛跌憾頓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幸免於禍卒之楚猴亡矣祚興興亡之關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評 捐關中則安謝鴻門則危信然

項羽聞楚歌

陳吾有

明

嗚呼羽何人哉羽以拔山蓋世之勇啗唾叱咤之威當其時連八千之衆渡江而西嘯兵而戰視赤帝子如弄丸凱歌旋師可指日也豈料固陵一追楚歌四起羽之崢嶸意氣竟盡於此也哉嗚呼羽之心事可知矣羽楚人也起兵八歲離楚之父兄久



矣富貴故鄉之想已切于中而况楚之曲楚之聲其感慨悲愁之調又足以變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而聞斯歌也能不赧然內愧愴然心悲乎何也四面楚歌漢人已無楚矣漢已得楚楚之子弟已去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將復何所恃哉而獨立犖犖有不勝其心喪而膽落者矣于是起飲帳中銷壯懷於杯酒命姬起舞憐割愛於肌膚悲歌泣下悵英雄于磨滅乘其駿馬潰圍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希保首領以還江東幸矣復至陰陵迷道天亡之兆已決以羽之磊落而當此挫辱之困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寧死於天亡毋寧死于漢人之手也嗚呼羽之所以敗也哉羽之敗不足惜而羽之所以

致敗則深有大可惜者蓋羽非不勇也恃匹夫之勇耳羽非不仁也恃婦人之仁耳烽火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所過殘滅何如秋毫無犯放逐義帝天下稱其逆殺卿子冠軍天下稱其矯棄范增而不用天下稱其悍坑秦降卒二十萬天下稱其忍殺秦降王子嬰天下稱其暴羽之亡道蓋不萌於固陵之追垓下之敗而已釀於平日所爲之不道矣此楚歌之所由起也是故昔也兵精餉給今也兵疲食盡矣昔也界約鴻溝今也路盡烏江矣昔也新豐八千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敵淪磨于一劍七尺之軀虛碌於八年曩昔鴻門之氣驟旋消亡于一旦誠有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則楚歌之聞安得不感

而觸觸而悲也哉然此是歌也其聲淒以慘其調哀以思其音嘹以亮其感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想羽於摧敗之餘而適聞斯歌則鼓笳之互動牧馬之悲鳴皆斷腸聲矣旌旄之續紛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蕭蕭兮夜沉沉雲黯黯兮月陰陰士擾擾兮心惻惻此時此勢羽雖氣吞牛斗怒倒山河力排山岳亦無如之何者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爲而騅之逝美人之戀又其情之所不能却者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刎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遽隨漸滅昔人云英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所以弔虞姬亦以弔羽也楚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怨寧獨羽哉雖然羽無論

矣獨惜漢人之負約也向使羽能忍耻包羞急渡東歸收豪傑之子弟振復舊業則卷土重來未可知也吾於是乎三歎

漂母

黃省曾明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此謁漂母于舊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捧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筭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釣川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幸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且夫常人之情響轉于權顯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湏者斗

釜之粟耳孰肯輕其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比斗者徒皆弁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

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醑再拜勒文於祠

評 發漂母高義因寄嘆今之英雄自可動人

千金賜漂母

宋尚新 明

世咸以齊王信既徙爲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其能報德余獨以爲王孫之不能有楚自薄報漂母始也夫王孫饑餓之日非所謂單食豆羹得與不得生死所係耶使母斬勿顧韓固死即與之而有嗟來之辭王孫必謝去以待斃也乃母既竟漂數十日以飯之復絕望報以慰之意以爲豪傑逢起天下事未可知業已諾其酬則信且孜孜圖報當漢王南鄭之日必依回相國于斗升以酬一飯豈能棄功名如散屣與諸將俱

亡哉信不亡則不特王之聽相國者不如是急即相國亦無因  
諷王重拜大將不拜則信必不留而信且無成矣是母之德非  
獨生信所以寬信心而使信得以容自愛不愧耕莘釣渭以竟  
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  
必且尊母以夫人君國之號謚其夫封其子剖國而與之俱榮  
何其僅僅以千金酬而又與惡少年輩同賞哉夫少年固不當  
殺然其怨豈可與漂母之恩同酬惟其同酬以德則不惟天下  
之施德者傷心且令天下之宵小爭欲戮辱我以賈利而信之  
首領於是平日夕在刃上矣何也相國之進賢爲漢者十九憐  
信者十一又非若母之一飯靡有他懷而死生攸繫也何聞母

千金之賜未必不心嗤信之寡恩而又未必不心羨少年之以  
辱信蒙賞而又未必不自分旦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涓  
以當千金豈能如貫高之身以死請即高帝亦自以爲解衣推  
食之恩不能過母一朝豪傑四起信第遣一將軍帥萬人待罪  
行間如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挾求  
之心無已我豈能終厭其欲而藉其力此高祖與何所以甘心  
假手於吕后而不惜也后之智不若漂母之遠而又非有一飯  
之恩於信安望其輔孱主事女后爲不侵不叛之臣長樂之舉  
蓋明忌之陰輕之姑戮之以懾伏諸將而曲逆之陰謀則惟知  
效少年所爲以辱信賈利而已豈漂母之已悞而曲逆肯再悞

乎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既薄賞夫生我之恩則勇夫志士孰肯出死力竭忠謀為王孫心腹以故反接後車無一人趨鼎鑊爭刀鋸于高祖之前由薄母之寒其心而無以諉其氣也不然挾滅楚殲齊之功據南面稱孤之貴一朝為人主所詐其為臣豈不能起變倉卒而至於罔知所措為高帝者亦孰無顧忌之虞乃悍然造其國縛其主而如入無人之境循其失殆以寡恩致猜而以無黨招辱宜高祖奪楚王之號假淮陰之稱使之興慙於漂母以不忘乎推食也信乎鍾離昧之辱信者有曰公非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嗟乎以信卓犖奇偉之士天下惟其錡推而于解衣推食之際不免過厚于漢高而薄酬于漂母則報德之難也信矣語曰錫我華衮草萊是溫食我駃騠對非是甘言酬恩之不易也

評 以千金報為薄故使呂后蕭何無復顧惜是無中生有之奇論也

罪漢王

王世貞明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於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實率群盜而請啓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關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

兵乃不血伊誰之故李遂鬻寡人以奸而距曉關義帝一介之使逆閉不納寡人以為討實挫其尾寡人寬之不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李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衷刃嚮德飭撫浮憐汗蠟寡人箠鼓其下羸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殿亦有孫子臣士痲胞疾首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戮惟義帝之暴終以待衛不度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

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有泗淮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以窺我寡人不獲已乃有榮陽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掩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蜮為蝮為蠱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正大夫吏之不寧季幸旦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儉士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誅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

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弗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救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卒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評 節節解駁却亦有辭於漢至其文字蒼勁直與呂相絕

秦篇伯仲

袁生

楊慎明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闇効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兵必引兵而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羊且

得休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而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區之數陸機作頌乃躋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爲袁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遷宅扶樂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乎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評 功類董公漢不報德真少恩哉固良史也亦不表而贊

之何也





